

JIANG HUAI WEN XUE CONG SHU DI YI JI

江淮文学丛书 第一辑

主编 许辉

「杏花村系列」

小城里的中国

●许卫国 |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江淮文学丛书(第一辑)
JIANGHUAIWENXUECONGSHU (DIYIJI)

主编 许 桦

小城里的中国

许卫国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城里的中国/许卫国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12
（江淮文学丛书/许辉主编）

ISBN 978 - 7 - 5650 - 0130 - 7

I. ①小… II. ①许… III. ①散文—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4675号

小城里的中国

许卫国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地址 合肥屯溪路193号

印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邮编 230009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电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总印张 208

发行部:0551-2903198

总字数 3200千字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E-mail hfutpress@163.com

印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ISBN 978 - 7 - 5650 - 0130 - 7

总定价：600.00元（全16册）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行走中的中国小城

小城，是大地的宠儿，是村庄的晚辈，是百姓的骄子，是地方的头面人物。几百个，乃至上千个村庄就拥戴它一个，好吃好穿都给它了，使它有了出人头地的模样。无水的有城墙、城楼、城隍，有泽的还多加了护城河、大桥。小城都有史书记载，远至什么尧舜颡项、少昊、蚩尤，什么夏代就如何、商周又怎样、历代皇帝又来此如何如何，近到清末民国这里又怎样怎样……，事迹，传说直到今天。

有了小城，就有了人气，人气就有了财气，商贾就云集，百姓就来买卖，不久就成了或经济中心，或军事重镇，或交通要冲。不久，就有了掠夺，就有了战争，就有了流亡；这些都没有了，就有短暂的安定和繁荣，就有了城乡差别，明明是乡下人成就的小城，转眼就看不起来自祖宗的乡下人，他们进的城里，留下很多笑柄，笑柄无非是乡下人无知、愚昧、笨拙等等，笑柄则好比儿子笑话老子年老、迟钝一样。

小城确实和乡村不一样了，砖头瓦片虽说是泥土的后代，可人家已经脱胎换骨了，青色的砖头是青年的青，红色的瓦片是红火的红，它们历代和富人朝夕相处，和达官显贵日月相伴，高楼深院，使小城有了龌龊、阴暗，也使小城有了内涵和底蕴。巷口胡同，左邻右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声音混杂，身形交错，利益来去，就有了故事和纠纷，故事多是有违道德伦理的故事，不是李家儿子不孝，对老母视若路人，冷暖不问；就是张家老公乱伦，与儿媳妇混为一谈，亲密无间。更著名者就以外号代之，以便于传说其绯闻，外号若叫“大家院”，那绝不是说她家门庭宽绰，而是说其容量之大，按部队建制，招引的男人可成连成排，就有人引申，追加其外号为“连长”“排长”，这些称号多赠男士。男女之事，是小城家喻户晓之事，几十年过后，还会有人提起某个女士，精神要求强烈，以买草为名，把一个乡下麦草的后生，引至家中，主动取消城乡差别，甘愿身居下层被压迫。小城纠纷来自争吵，一条街总有个把泼妇，也总有个把无赖，泼妇皆有所向无敌的阵势，无赖均以视死如归的假象，当然也有文

人学士，他们痴迷诗书，练个字，下个棋，没事望望笼中小鸟，也有力气过人的勇夫，成为一条街的靠山，如遇外街外人欺负，就请他帮忙出气解恨，他即便不帮忙也可说和；有醉鬼，常醉卧街头，嘴里还在再现酒桌的对白；有赌徒，面色苍黄，通宵达旦，数日不归，局子里住过几次，依然坚定不移地决战于赌场；也有道德模范，太平绅士，注意仪表和言行，有出身光荣的无产阶级，讲话声音洪亮，理直气壮，也有前辈不可一世，现今落魄成为人下人的倒霉鬼，见人就赔笑，一看就是剥削他人心亏的，不像现在剥削者挺胸昂首，理所当然的样子……就是这些人组成一个小城的社会。

小城在不断前进，不断成长，不断扩张，这是村庄在不断在为他们添砖加瓦，村民在不断为他们输送人杰鬼雄。房子不断加高，道路不断加宽，使下乡人由奉献变为崇拜，有崇拜转而自卑，或依附，或敬仰，或敬畏，或向往，他们的子孙中的人杰驻足这个小城，摇身一变，风光无限，衣食无虞，去了土腥味，丢了乡民形，连声音都不和父母一样了。连死掉的鬼雄也集中到小城一隅的陵园里，松柏相拥，百鸟唱鸣，鲜花呵护，后人崇敬，就有了“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千古绝唱。

所有的热闹集中在小城里，所有的稀奇汇集小城里，小城并非北京上海，但小城就是周围方圆几十里上百里村民心中的上海北京，拥有小城就足够了，北京上海好似不在人间，小城就在身边眼前，去看一场电影，哪怕来回要跑一天，去小城洗一次澡，一年也许就这一次是为了迎过年。谁都记得第一次去看拖拉机，围得水泄不通，拖拉机一点火，吓得众人一片哭喊，四处逃散；谁不记得，郭家奶奶看了露天电影上的外国人后，几日不思茶饭，哭哭啼啼说是见了鬼了，活不长了啊。

记忆中的小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像一个个远离我们的亲人，记忆在不断衰减，在淡化，在透支，除了刻骨铭心，没有谁再去想起。过去也许使我们满怀苦衷，历史也许给我们一些伤痛，我觉得都值得回忆回味，因为毛主席说过，有了比较，才有鉴别。俗语也说，没经过寒冷的人怎知太阳的温暖？后人总是埋怨过年没意思了，没有年味了，问题就是你们脑满肠肥了，饱食终日了，没有思想了，没有乐趣了，没有追求了。而饥寒交迫的人一定会说过年最有意思，吃树皮草根的红军为什么信心百倍地前进？如果他们每日山珍海味加茅台，席梦思沙发加空调，他们还能去长征吗？

列宁说，忘记了过去，就等于背叛，为了防止我背叛信念，我写下如下文字，陪着行进中的小城再走一程。

目 录

前 言 行走中的中国小城	(1)
澡 堂	(1)
茶 馆	(3)
工 友	(5)
通讯员	(7)
理发铺	(9)
接生员	(11)
刻钢板	(13)
小 巷	(15)
饭 馆	(17)
百货公司	(20)
同 志	(22)
老摊子	(24)
水 塔	(26)
传达室	(28)
读报栏	(30)
广播台	(32)
工宣队	(34)
学 工	(36)
学 军	(38)
学 农	(40)
暑假割草	(42)

拾瓜皮	(44)
卖冰棍	(46)
卖凉水	(48)
看小人书	(50)
卫生衣	(52)
打毛衣	(54)
义务劳动	(56)
送尸工	(58)
文艺宣传队	(60)
剧 团	(62)
扫 墓	(65)
还俗尼姑	(67)
卖假药	(69)
粮票与布票	(71)
下乡拾荒	(73)
工种与级别	(75)
招 工	(77)
老中医	(79)
姓 名	(81)
清洁工	(83)
矿石收音机	(85)
爱国卫生	(87)
袖 标	(89)
游行与集会	(91)
探 家	(93)
乡下来亲戚	(95)
电 报	(97)
大字报	(99)
招待所	(101)
服务员	(103)
大食堂	(106)
食品公司	(108)
地痞流氓	(110)

外流人员	(112)
采购员	(114)
客 栈	(116)
码头扛大包	(118)
刻字社	(120)
锡 匠	(122)
修钢笔	(124)
街头艺人	(126)
煤 球	(128)
高音喇叭	(130)
文化馆	(132)
司令台	(134)
工人会堂	(136)
牛市街	(138)
小城动物	(140)
广播站	(142)
菜 市	(144)
街头杂烩锅	(146)
灯光球场	(148)
第一个汽车站	(150)
花园口	(152)
电影院	(154)
戏园子	(156)
长途电话	(158)
看拖拉机	(160)
电影管理站	(162)
三转一响	(164)
军人礼堂	(166)
 附录一 我的生活简历	(169)
附录二 童年记忆	(181)
附录三 发现唐僧	(190)
附录四 小高庄	(194)

附录五	魏营老街	(201)
附录六	记忆中的四大家族	(207)
附录七	家禽中三个代表	(212)
附录八	装潢的结局	(217)
附录九	酒店絮语	(221)
附录十	大嘴	(224)
后 记		(227)

澡 堂

据说有了小城，澡堂就随之诞生了，池子边上黄水锈把原始的砖石包裹得深厚，使人认为池子就是黄锈组成，其悠久足以证明，屋顶上瓦松也是佐证。

澡堂是小城洗浴中心，也是重要景观。

能来澡堂洗澡的人，多是有钱有势的，有的没钱没势的也是穷烧包，死要面子的那些人，他们可贵在于不爱吃爱打扮，他们不为知己者死，只为悦己者容。不注重内心感受，只关心面子的光亮。真正务实的穷人在家里烧盆水擦擦足已。

小城澡堂冷落于炎夏，炎夏河水是天然澡堂，免费而自由，广大人民群众就在此清洁一夏，澡堂则无人问津，只有麻雀飞来飞去；小城澡堂热烈于寒冬，寒冬至，远望澡堂云蒸霞蔚，欣欣向荣，近看澡堂，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几人簇拥的定是乡村来的男女，第一次来害怕摸错门，只有静观，看城里男人进去，则男者跟进，女子亦然。那些大大咧咧的是小城豪强土著，买票的，把门的都知道他们的背景，要么是老革命，要么是他儿子当什么长，要么他是政府招待所主厨，食品公司主刀，那些羞涩的女子总是低头避开目前还在一起排队的男人，她们似乎怕男人看到她们会产生丰富联想。不是女子羞涩，我们庄的小柱子，弱冠之年，首次去小城洗澡，他愣是穿着短裤下去，成为笑谈，家喻户晓。也有妖艳女子，把洗澡过分张扬，洗完之后，貌似出水芙蓉，披着长发，靸着拖鞋，穿着内衣拎着塑编的篮子走出澡堂大门，很有展示和引诱嫌疑。也许就是这种招摇的教诲，坏了李大国子一世英名。他本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农具厂的工人，只是婚姻不顺，好奇心又切，于是产生偷窥之心，他用对付钢铁的工具，把砖墙开洞，两只眼左右开弓，轮换欣赏，被心细又忠贞不二的女子发现漏洞，惊叫潜水，哭哭啼啼，似比强奸还痛苦。大国子被活捉，教育后放行，谁知火上浇油，居然男扮女装混入女澡堂深入基层，体验生活，最后还是露出破绽，被判刑三年。

有权、有闲、有钱的人，搓背是必须，之后还要躺在木椅子里，喝茶、吃红心萝卜，修脚，捶背。如死如醉。一般人擦擦水汽，穿衣就走了，一去管几个月再来。而小城里的“三有人”几乎每周一次，如此定时，令人羡慕和担忧，提起某某经常洗澡，就有人说，那家伙估计已经蜕了几层皮了。

小城澡堂没有与时俱进，连淋浴都没有，一池子里人蹲下去好似满锅汤圆子，水之浑浊恰似牛奶浴，加之鼠雀风雨的摧残，墙壁松散，屋顶也像中风，无力紧跟时代步伐，最后让“黄金海岸”，“维多利亚”，“天鹅湖”“水丽坊”所占领，人家这里不仅服务全新，而且配有小姐终极关怀，有时候洗澡已经不是主题，功夫全部在了诗外，其内部堪比衙门深不可测。其乐趣堪称天上人间。小城澡堂在辉煌之后黯淡，被开发商看上，开发商继续辉煌。

茶 馆

那年代，老百姓连开水都很少喝，渴了，拿起水瓢往水缸里一瓦，咕噜几口，不就是解渴吗。小城有茶馆，茶馆多临街，茶馆里的大锅在小城数一数二，大锅上的茶垢据说比现任茶老板还老，锅来的时候是黑的，现在全白了。

茶馆门口铺了很多炭灰，阴雨天，穿绣花鞋也无妨，对于还没有铺水泥路的小城也是高人一等。这里整天人来人往，门口的地面总是板板的，看地面就知道这里是茶馆。开茶馆的总是老人，六十岁之前好像就不够资格，也许烧开水需要起早，也需要睡晚，既要耐得住寂寞，也要经得起七嘴八舌。这里寂寞倒是不寂寞，人不断，声不息。但是，你要烧锅，你要打水，还要灌水，哪来时间去聊天？起早最要命，年青人不习惯鸡叫就起床。人家机关七点半就上班，早些年都是来茶馆打开水。机关人手拎两个热水瓶，路人惊奇它不亚于炸弹，羡慕它不亚于宝贝，听说这东西倒进开水三天三夜还不冷呢，不知是真是假。直到热水瓶普及，老百姓才一试真假，果然如此。

茶馆里有几张桌子，柳树的，柳树属水，不怕水浸渍。常有闲人在此抽烟，喝茶，他们时间充裕，不好打发，就把一杯水喝个几小时，有时有外地人经过，那时外出人都自带干粮，或馍馍，或煎饼，饿了走进茶馆，要二分钱的开水，一顿饭就很美满了。

开茶馆的老人多有背景，兵荒马乱年代，各路豪杰强人都在茶馆落过脚，开茶馆对谁都不薄，来的都是客，水都是滚开的，茶碗都是双手捧的，不管哪路人马得势了，坐了江山了，有时可能念起开茶馆的当年的帮助，会来看望，有助其大难不死的，感情深至割头不换，还能带走子女个把安排工作。所以，他们的家境一般都比较殷实，后代也似乎因茶水丰富而水灵，女的找到好婆家，男的有了好工作，而开茶馆的老人则依然默默无闻，早起晚睡，水深火热。儿女们回来说，爸，不要开了，跟我们去享福吧。老人不依，不劳动，坐吃山空，那还叫享福？比受罪还痛苦呢。老

人最不喜欢这种孝顺，老人希望儿女能帮他批点计划的煤炭，把院子里井给修好，继续他未竟的事业。老人并不在乎钱多钱少，在乎每天都充满新鲜，在乎每天都有人来打开水，喊老大爷，老人家，儿女不在身边，且有儿女在身边的感觉。

老人死后，这些茶馆就此倒闭。这代人死了，各家各户已经到了可以自行解决茶水的时代，再发展，小城有了台湾茶社，有了尚岛咖啡店，有了玛雅星光酒吧，雨后春笋，喝茶就显得单一了，喉咙不择各种饮料，犹如海纳百川，现在讲茶馆，似乎是老舍话剧的专有名词了。

工友

工友不知道是什么级别，什么工种，在小城机关不少人叫工友。为什么他们不叫工人，不叫职工，或其他什么？工友这个名称听起来似乎还亲切一点。

小闺女是个男的，外号叫小闺女，他是小城百货公司的工友，没有什么具体工作，有时关门，有时扫地，有时挑水，有时还去当跑腿送信，他给人们的印象整天都是流动的，现在进行时。仿佛他若静立或静坐，那就是出了大事，轻则或病重，重则或死亡似的。不仅经理指挥他，只要是百货公司的人都能指挥他，有的营业员看到小闺女就会说，去，上牛市街给我买三斤萝卜，小闺女接过钱就一阵风跑去，不一会就气喘吁吁把萝卜送到那个营业员手里。营业员连声谢都不需要，有的娇艳的营业员甚至还会说，小闺女，你看你眼呢，这个都烂了噢。时间长了，大伙就以为小闺女可能缺心眼，要不谁都能使唤他，像使唤狗一样呢。其实，小闺女不缺心眼，他是孤儿，百货公司就是他的家，每一个百货公司的人他都自以为是再生父母，兄弟姐妹，在这里，累是累不少，委屈也委屈不少，毕竟可以混饱肚子，有时经理老婆见小闺女比牛还勤快，比骡子还耐用，一高兴就把剩饭给他吃了，那剩饭不是一般剩饭，油水足，味道香，小闺女一口气就吃完了，有时还拿一条过时又破旧的裤子给小闺女，不管合不合身，都是时装，穿在身上，走路格外有劲，浑身总是暖暖的。小闺女住在百货公司狼狗隔壁，面积和狼狗住宅面积差不多，两者为邻，小闺女才能找到做人的感觉，狼狗不是狗眼看人低那种，见了小闺女表情和见到经理、书记、主办会计等一样，甚至还亲切。狼狗和小闺女相得益彰，夜里狼狗一叫，小闺女就起身看个究竟，狼狗也是狗仗人势，朝着某个方向坚定地狂吠，小闺女电灯照去，不是小偷，是经理和一个刚来的商校毕业的女孩子在仓库拐角促膝搭背谈心。狼狗也许是担心经理被陌生人攻击而叫。不久，狼狗被莫须有罪名处死，小闺女被毫无理由开除，不久经理却被理由充分地开除了，副经理接任经理，民心不可违，少了小闺女，于公于私都

不便，不几天，小闺女又回到工友的岗位。直到小闺女不能起早睡晚，不能东奔西走，百货公司改制了，被私分了，没有小闺女一份，人们念及小闺女几十年如一日的无私奉献，给他办了养老保险，钱还没来得及用，就死了。那保险金不知做什么用项了。

陈大眼也是工友身份，在小城第一中学食堂，他的工作比较单一，就是整天往水缸里倒水，几百师生吃喝都来自他的双肩和那副水桶。他似乎没有其他人差他干事，因为这是学校，老师不可能请他带一节课，或改几本作业，他若能也不至于挑水；老师也不愿把钱交给他去买菜，老师数学好，智商高，善于计算，锱铢必较，老师钱比营业员钱来的沉重，所以，老陈想干，老师都不会同意。因为老师总是穷，所以，曾有领导鼓励老师好好干，将来提拔当营业员。

学校有了自来水，老陈丢下扁担，被派到校办农场喂牛。农场是给学生锻炼的地方，让他们不忘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辛，让他们永葆劳动人民的本色，热爱劳动，勤俭节约。针对投机取巧，敲骨吸髓，暴殄天物的恶人，这些做法如今看来也无可非议，很有必要。老陈来自农村，精通农活，学生到这里还是学生，老陈却一跃成了老师，他叫学生扶犁，他教学生撒种，他讲解二十四节气，把何时种什么，何时收什么都编成口诀——多是历史传下来，都教给学生背诵记忆。老陈很有成就感，回家就说，高中生我也教过呢，别看我一字不识。

老陈头发稀疏，仅剩的头发屈指可数，其实就是秃子。后来，农场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一发动，就有玩笑人之人说，老陈啊，你听拖拉机喊你呢。老陈不解，说，喊什么？秃秃秃啊？老陈不悦，就动粗口，说，你耳朵塞驴毛了，你没听是喊，大大大呢。它替你喊我的吧。

陈大眼赶上机会，上级重视了学校，他居然转了正，拿了月份工资，没几年退休了，有时还去公园练太极拳。同事小麻子说，大眼你出什么屁鬼，练什么也不如你当年在小农场练锄草割麦子，练耕地扬场呢。

通讯员

通讯员是政府里的职员，比工友似乎要高一级别，小城通讯员只有小城最高机关政府里设置，有的机关偶尔使唤通讯人士，名曰跑腿。不能叫通讯员，须知通讯员不是胡乱设置的。这是从部队学来的，严肃得很。

政府里的通讯员多机灵，善行走，年龄轻，来到小城政府里，可能是身上硝烟还没散尽的战士，也可能是苦大仇深的孤儿，他们多忠诚，无二意，落实不过夜，执行不走样子，无论口信，无论密件都尽可放心让他们去送，去转达。

小城通讯员可能还保持战争状态，这样，有时就不适应，还会被批评。小城的书记也是老革命，解放了，和平了，也该享几天清福了。他们多爱听戏，也是娱乐活动太少的缘故，过去，战斗间隙，文工团来演出，上着子弹看戏，敌人那边枪声传来，也不耽误看戏的心情，现在剧团有了，还有风雨无阻的剧场，剧团是自己手下的手下领导，就是自家一样，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这时，也许戏已进入高潮，也许那个女主角正在唱那个名段，通讯员跑来，气喘吁吁地，说，书记，上级来电话了，要你回去接一下。连说三声，书记没有理会，再说三声，书记发脾气，妈了巴子，能有多大事啊，等这段唱完再说！等这段唱完，大幕关上，书记才回过神来，连叫，马呢，马呢，这才撒马奔去办公室，接上级打来的电话。

通讯员干时间长了，磨合期合格了，就成了领导的孩子，家人，有时也会给领导家里做点家务，领导家中饭桌上就多了一双筷子，有的领导女儿长得不尽人意，就撮合给通讯员，服从意识很强的通讯员根本不去考虑审美，再说美也不能当饭吃，结了婚以后，通讯员会被安排到某机关做个干部，如果戒骄戒躁，对老婆相爱如初，言听计从，工作又说得过去，还会提拔。通讯员出身的石绍龙，与书记女儿结婚后步步高升，好几年只是埋头苦干，回过头来看老婆才觉得败笔很多，遂有另立炉灶之意，老父政治敏感，明察秋毫，严词警告曰：我既然能叫你上去，我就能叫你下来，

说不定我还能叫你进去。石绍龙遂吓得一身冷汗，回头是岸。贼心和贼胆的距离更加遥不可及。

朱长礼做过业余通讯员，他牢记父亲“是官强于民”的遗嘱，立志出人头地，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最后连领导搓灰、捶背都承包了，领导父亲住院时，他嫌护士服务不到位，自己整日守护，连领导对老父都不耐烦了，以致医生把死讯告诉领导都有点讨好的意思。领导父亲死了，他代替孝子，跪那儿给前来吊唁的人还礼。事毕，就提拔做了局长。自己还私自安排一个通讯员给自己使唤。如今，朱长礼在小城虽说早已退休，还是人物，小城最高规格春节茶话会上，他还是嘉宾代表，他坐那里，羽绒包身，寡言少语，安详得有点大义凛然，仿佛身经百战的功臣。一点不像那种拍马溜须的小人。

过了一段时间，机关都安了电话，邮电局有了信件、电报投递业务，通讯员就少见，他们的业务都由秘书、驾驶员代理了。如今，通讯员还在部队里存在。